

梓潼文昌帝君靈應故事輯考

蔣宗福

(四川大學 中國俗文化研究所, 四川省 成都市 610064)

提要:文昌神信仰源自先秦時期的星辰崇拜,後與梓潼神信仰合一,演化為主司桂籍、賞功進士、勸善懲惡的神靈,在民俗文化中具有根深柢固的久遠影响。

關鍵詞:文昌帝君 民俗信仰 顯靈

文昌帝君為道教大神,但在民俗信仰裏,却是專司桂籍,掌管文人士子功名利祿,與文宣王孔聖平起平坐的尊神,位於舉世聞名的蜀道翠雲廊南端的梓潼七曲山大廟為天下祖庭,因此又稱梓潼帝君。出梓潼縣城北約十公里,川陝公路(國道 108)橫貫而過,將七曲山大廟分為上下兩半,路右為大廟的主體部分,路左為另一小半部分。沿路左石級而上,為盤陀殿,內有一塊巨石,相傳唐明皇入蜀曾宿於石床上,石枋匾額書“應夢仙臺”,枋聯云:

仙去多時,大夢至今猶未醒;

神游何處,青山不老可重來。

在千百年來的文昌信仰中,載籍每多記錄帝君顯靈的故事,這在民間俗信仰中是一個非常值得玩味的現象。

一、文昌信仰的由來

“文昌”一詞最早見於《楚辭·遠遊》:“後文昌使掌行兮,選署衆神以並轂。”王逸注:“顧命中宮,勅百官也。天有三宮,謂紫宮、太微、文昌也,故言中宮也。”《史記·天官書》:“斗魁戴筐六星,曰文昌宮:一曰上將,二曰次將,三曰貴相,四曰司命,五曰司中,六曰司祿。”對文昌六星予以人格化命名,是後來附會出人格神的誘因。唐司馬貞索隱引《文耀鉤》云:“文昌宮為天府。”又引《孝經援神契》云:“文者精所聚,昌者揚天紀,輔拂並居以成天象,故曰文昌宮。”這兩種緯書對文昌宮的解釋,沒有人格化或神化,算比較客觀。但索隱引另一緯書《春秋元命包》曰:“貴相理文緒,司祿賞功進士,司命主老幼,司災主災咎也。”^[1]顯然是從人格神的視角加以解釋了。所謂“貴相理文緒,司祿賞功進士”,已具備了後世文昌帝君專司桂籍,掌管文人士子功名利祿的職能。

唐瞿曇悉達《開元占經》卷六十七《文昌星占五十七》引《黃帝占》曰:“文昌,六府之宮也。在斗魁前,經緯天下文德之宮。六府謂金木水火土穀:從斗魁第一星為上將,建威武;第二星

[1] “司災”即司中。一本引作“司命主災咎,司中主左理也”。

爲次將，臨左右；第三星爲貴相，主文理；第四星爲司命，主賞功進賢；第五星爲司中（原注：班固《天文志》云司祿），主司過詰咎；第六星司祿，佐理寶（原注：《天文志》曰司災）。”文昌六星的排列順序及命名與《史記》相同，“貴相”職掌或爲“理文緒”，或“主文理”，實質則相同；《春秋元命包》謂“司祿賞功進士”，較《黃帝占》以“司命主賞功進賢”，更名副其實。自先秦以降，司命多主壽夭，亦主生命。如《莊子·至樂》：“吾使司命復生子形，爲子骨肉肌膚。”晉葛洪《抱朴子·金丹》：“服之百日，肌骨強堅；千日，司命削去死籍，與天地相畢，日月相望。”《史記·封禪書》也說：“神君最貴者，曰太一，其佐曰太禁、司命之屬。”

由此可見，早期的文昌信仰，是一種自然星辰崇拜。賦予其世俗理念色彩，應在戰國及西漢時期。從載籍中文昌六星之貴相、司命、司祿神格化後，其職掌時有含混來看，直到晉代尚未最後定型。如干寶《搜神記》卷十：

周擊噴者，貧而好道。夫婦夜耕，困息卧，夢天公過而哀之，敕外有以給與。司命按錄籍云：“此人相貧，限不過此。唯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，車子未生，請以借之。”天公曰：“善。”曙覺，言之。於是夫婦戮力，晝夜治生，所爲輒得，貲至千萬。

這是俗間有關文昌第四星司命見於文獻感夢靈應故事的最早記錄^[2]，司命則主貧富非壽夭。此後道教仍以文昌星神爲主司命之神，如宋張君房《雲笈七籤》卷二十四《日月星辰部·總說星》：“文昌星神君，字先常，天子司命之符也。”又卷四十四《存思·太一帝君太丹隱書》：“中央司命者，或曰制命丈人，主生年之本命，攝壽夭之簡札，太一變魂而符列，司命混合而對魂。帝君司命之神，主典年壽，魁柄長短之期，是以混合太一，以符籍而由之，故稱丈人焉。名理明，初字元度卿，一名神宗，一名靈華。”

直到明清，也還有“文昌司命”的說法，應是調和俗間文昌信仰與司命職掌的產物。如明謝肇淛《五雜俎》卷一《天部一》云：“俗言南斗注生，北斗注死，故以北斗爲司命。而文昌者，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。俗以魁故，祠文星以祈科第，因其近斗也，故亦稱文昌司命云，傳會甚矣。”清江宸英《湛園集》卷四載《誓書》云：“維康熙三十八年歲在己卯八月丙寅朔，越初八日癸酉，考試官某同考官某某等，同致告於場中文昌司命之神曰：今當己卯大比年，皇上於江浙諸省特命講讀諸臣往涖試事……”阿克敦《恭和御製翰林院宴畢駕幸貢院七律四首元韻》之二：“文昌司命屬三台，玉尺金臺校衆才。天地篤生寧偶爾，國家培養亦深哉。”

文昌信仰究竟何來，起自何時，文獻難徵，頗不易理清頭緒。明曹安《讖言長語》云：“北斗之前有星曰文昌，史謂其理文司祿，但一星耳，有是星則有是神，祠而奉之，在理雖未之有，亦崇文之義焉。”也是從史載文昌六星的人格化命名衍生的聯想，應該說，這種推測，還是比較符合實際的。

史載文昌帝君最後一次顯靈故事，謂“嘉慶五年，潼江寇平。初寇闕梓潼，望見祠山旗幟，却退”，於是嘉慶帝“御書‘化成者定’額，用彰異績”，發中帑重新京師地安門外於明成化間因元祠重建之祠宇，告成時仁宗躬謁九拜，詔稱“帝君主持文運，崇聖辟邪，海內尊奉，與關

[2] 《禮記·祭法》云：“王爲羣姓立七祀，曰司命……”鄭玄注：“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，小神居人之間，司察小過，作讖告者爾。”孔穎達疏：“司命者，宮中小神。熊氏云：非天之司命，故祭於宮中。”此司命與文昌六星之第四星非同一概念。

聖同，允宜列入祀典”，大學士朱珪撰碑記，略言：“文昌星載《天官書》，所謂‘斗魁六星戴匡，曰文昌宮’是也。《尚書》‘禋六宗’，孔疏引鄭玄云：‘皆天神，司中、司命，文昌第五、第四星也。’《周禮·大宗伯》：‘以禋燎祀司中、司命。’鄭注謂文昌星。然則文昌之祀，始有虞，著《周禮》，漢、晉且配郊祀。《元命苞》云：‘上將建威武，次將正左右，貴相理文緒，司祿賞功進士。’是爵祿、科舉職司久矣。又言帝君周初為張仲孝友顯化，隋唐為王通，徵李商隱《張亞子廟》詩，讀孫樵《祭梓潼神君》文，《化書》唐開元命為左丞，《通考》僖宗封為濟順王，宋真宗改號英顯，哲宗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，元加號宏仁，蓋可考見云。”〔3〕

文昌之司桂籍，追本溯源，實“皆從文昌二字立說”〔4〕。錢鍾書《管錘編》云：

俗傳人神形貌，固有孳生於文字者。如：魁星像作鬼形持斗；堯子丹生像作豬狀而塗丹色；舜弟象像作垂鼻輪囷之獸；西門豹像後翹豹尾；樊須作多髯人，諧其名音“繁鬚”；冉耕為牛王，廟壁畫牛白頭，以其字“伯牛”；伍員、杜甫合祀，伍為男，面苗“五鬚鬚”，乃字“子胥”之諧音，杜分身為“十姨”，乃官“拾遺”之諧音，作姬妾以待。莫非望文生義，因聲起意，由誤會而成附會；流風末沫，卮言日出，據“禹”名而斷為“爬蟲”，緣“墨翟”名而定為“印度人”，大似豬塗丹、鬼執斗之心法相傳。

即此可見，神道設教，原本所無，曲為附會，則無所不有。詩聖之為“十姨”，“作姬妾以待”，與伍員而成匹偶，這種鴛鴦亂點，拉郎絕配，尤其令人發噱。本來子虛烏有，却愈傳愈真，流風習染，百事可為，是亦不足怪矣。

二、文昌神與梓潼神合一

文昌神信仰源自先秦時期的星辰崇拜，是遠古先民對神秘的大自然的一種敬畏心理反映。梓潼為漢代郡治，梓潼神信仰顯然要晚很多。據晉常璩《華陽國志》卷二載：“梓潼縣，郡治。有五婦山，故蜀五丁力士所拽蛇崩山處也。有善板祠，一名惡子。民歲上雷杼十枚，歲盡不復見，云雷取去。”〔5〕後人或以為雷神、雷澤龍神，或以為蛇精〔6〕，或以為陷河神〔7〕。其享廟除稱善板祠外，又稱靈應廟〔8〕、靈應祠〔9〕等。宋樂史《太平寰宇記》卷八十四《劍南東道三》曰：“濟順王，張惡子，晉人，戰死而廟存。”元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卷九十《郊社考二十三·雜祠淫祠》云：“梓潼神張亞子，仕晉戰沒，人為立廟。”因此後世又或以為戰神（見下朱鶴齡《新修文昌閣記》）。總之，梓潼神是地方神。正如《朱子語類》卷三《鬼神》所云，“利路又有梓潼神，極靈”，與灌口二郎神“似乎割據了兩川”。

文昌神與梓潼神在宋代就已合二為一，並受到官方和民間的合力崇祀，影響很大。宋吳自牧《夢梁錄》卷十四《外郡行祠》謂“梓潼帝君廟，在吳山承天觀，此蜀中神，專掌注祿籍，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悉禱之，封王爵曰惠文忠武孝德仁聖王，王之父母及妃，及弟、若子、若

〔3〕《清史稿·禮志三》。

〔4〕清趙翼《陔餘叢考》卷三十五《文昌神》。

〔5〕明曹學佺《蜀中廣記》卷五十八《風俗記第四·川北道屬》：“按即今梓潼帝君也，誦讀家奉祀之。”

〔6〕《太平廣記》卷四百五十八《梓潼》條引《北夢瑣言》。

〔7〕《太平廣記》卷三百十二《陷河神》條引《王氏舊聞》，明方以智《通雅》卷二十一《姓名鬼神》。

〔8〕宋祝穆《方輿勝覽》卷六十七《隆慶府》，明李賢等《明一統志》卷六十八《保寧府》。

〔9〕《四川通志》卷二十八上《祠廟·直隸綿州》。

孫、若婦、若女，俱褒賜顯爵美號，建嘉慶樓，奉香燈矣”。由蜀中地方神而專掌祿籍，受到最高統治者的褒封，顯然已躍升為國家祀典的重要神祇了。

在宋以前，文昌神信仰與梓潼神信仰很早就糾纏在一起了。據宋樂史《太平寰宇記》卷八十四《劍南東道三》引《郡國志》云：“惡子昔至長安，見姚萇，謂曰：‘却後九年，君當來蜀，若至梓潼七曲山，幸當見尋。’至建元十二年，隨楊安南伐，將至七曲山，迷路。游騎賈君蒙忽見一鹿，馳逐至廟門，鹿自死，追騎共剝之。有頃，萇至，悟曰：‘此是張君為我設主客之禮。’烹食而去。”此以張惡子與晉張育為抵抗楊安、姚萇入侵戰死綿竹，蜀民祀之混為一談，並演變為佑助姚萇伐蜀。唐李商隱《張亞子廟》詩：“下馬捧椒漿，迎神白玉堂。如何鐵如意，獨自與姚萇？”唐王鐸亦有《謁梓潼張亞子廟》詩：“聖唐聖主解青萍，欲振新封濟順名。夜雨龍拋三尺劍，春雲鳳入九重城。劍門喜氣隨雷動，玉壘韶光待賊平。惟報關東諸將相，柱天勳業賴陰兵。”即受當時傳說影響而作。

明俞汝楨編《禮部志稿》卷八十四《會議釐正神祀》載，弘治元年尚書周洪謨等議祀典云：“又有所謂梓潼帝君者，記云神姓張，諱亞子，其先越嶲人，因報母之仇，徙居梓潼之七曲山，仕晉戰沒，人立為廟。唐玄宗、僖宗，宋咸平日，屢封至英顯王。道家謂上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，故元加號為帝君，而天下學校亦有立祠祀之者。……夫梓潼神顯靈於蜀，則廟食其地，於禮為宜，祠之京師何也？況文昌六星為天之六府，殊與梓潼無干，乃合而為一，是誠附會不經。”實際上，《夢梁錄》明確記載宋已稱“梓潼帝君”，非“元加號為帝君”纔有帝君之號，這是需要特別指出的。

至於文昌信仰與梓潼信仰合流，清朱鶴齡《新修文昌閣記》剖析了個中原因：

余惟《天官書》“斗魁戴筐六星，曰文昌宮”，魁建平旦主寅，寅於五行為木位，在東方，文明之象也。故干祿家多祈請焉。所謂六星者，上將、次將、貴相、司命、司中、司祿也。《化書》言：神世業儒，上帝使主士籍。此因貴相、司祿而傳會之也。又言神故張星，為張氏子，即周宣時張仲，挾弓矢射不祥，令人宜子，則因司命、司中而傳會之，且張旁為弓也。又言神即梓潼張惡子，惡子戰沒為神，唐玄、僖二宗入蜀，嘗陰相之。此復傳會上將、次將之說，皆儒者所不道。然惡子廟在今七曲山，世祀不絕，靈爽暴著，似又不得以茫昧疑之者。

文昌六星中有“上將”、“次將”之謂，而梓潼張惡子仕晉“戰沒為神”，是梓潼與文昌得以鏈結的交集點，自然衍生出了唐玄、僖二帝入蜀的故事，也是戰神本色。因此，清陸隴其《新修文昌祠記》謂“文昌者，天神也。梓潼者，人鬼也。合文昌、梓潼而一之，不經甚矣”。

關於文昌帝君的演化，清咸豐修《梓潼縣志》載潘永澈《新建文昌閣記》云：

帝君生於周武王乙巳歲，得唐虞大訓數篇，為世名儒。又得大洞仙經讀之，遂以儒成正果。宣王時為卿大夫，與尹吉甫南仲方叔同朝，賦《沔水》、《白駒》之詩。繼而宅幽君山，遊神雪嶺，歷峨岷，背井絡，蜀北行化，劍嶺司衡，蓋周時已在蜀矣。周衰，秦惠王思並蜀，為石牛五婦之計。帝以儒服諫，蜀不聽，遂失其國。王悔，為帝立廟。此秦時立廟之始也。漢初，為如意太子，至宣帝時，報諸呂之仇，顯邛池之化。東晉大淝水之捷，未與姚萇而致鳳山之訪。李唐時，玄僖二宗幸蜀，一則為萬里之迎，儒山謁帝。一則為枯柏之術，密佈祥雲。趙宋而澶淵有烈，安內有示。帝自序云：由周迄宋，炳靈劍嶺，大

半於蜀。故或降鸞於七曲，或列紀序飛霞，出幽入明之奇迹，懲惡勸善之嘉謨，炳炳烺烺，可細按也。

文昌帝君不斷輪回轉世，有七十三化或七十九化之說^[10]，甚至“廣而為九十四化”^[11]，並時時顯化一方，很難說有多少可信的成分。不過，其中也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，即民間亦儘量彌縫文昌與梓潼神之間的罅隙，說帝君“蓋周時已在蜀矣”，是為蜀地方神，與本為地方神的梓潼神合而為一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三、主司桂籍與賞功進士

在宋以前，雖有“貴相理文緒，司祿賞功進士”的說法，但載籍殊乏這類靈應故事。現在可考較早的靈應故事，是宋葉夢得《崖下放言》（見元陶宗儀《說郛》卷二十上）所載蜀地二舉子赴考夜宿七曲山張惡子廟，各夢諸神預作《來歲狀元賦》事：

祥符中，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。既得舉，貧甚，干索旁郡，以辦行。將迫歲，始離鄉里。懼引保後時，竊日夜以行，至劍門張惡子廟，號英顯王，其靈響震三川，過者必禱焉。二子過廟，已昏晚，大風雪，苦寒不可夜行，遂禱於神。各占其得失，且祈夢為信。就廟廡下席地而寢。入夜，風雪轉甚，忽見廟中燈燭如晝，殺俎甚盛，人物紛然往來。俄呵導自遠而至，聲振四山，皆嶽瀆貴神也。既就席，賓主勸酬如世人。二子大懼，潛起，伏暗處觀焉。酒行，忽一神曰：“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，當議題。”一神曰：“以鑄鼎象物為題。”既而諸神分綴一韻，且各刪潤彫改，又商榷久之，遂畢。朗然誦之曰：“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。”二子默喜，私相謂曰：“此正為吾二人。”迨將曉，神復如前傳呼而去。二子素聰警，盡記其賦，亟寫於書帙後，相與拜賜，鼓舞而去，在道笑語欣然，唯恐富貴之逼身也，志氣揚揚。至御試，二子坐東西廊，題出，果鑄鼎象物賦，韻脚盡同。東廊下者下筆，思廟中所書，懵然一字不能上口，過西廊問之。西廊者曰：“題驗矣，我乃不能記，子幸無隱。”東廊者曰：“我亦然，正欲問子耳。”於是二子交相怒曰：“臨利害之際，乃見平生。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，天其福爾耶！”各憤怒不得意，草草信筆而出。及唱名，二子皆被黜，狀元乃徐奭也。既見印賣賦，持比廟中所記，無一字異。二子歎息，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，遂皆罷筆入山，不復事進取云。

以上據清潘永因編《宋稗類鈔》卷五。宋高文虎《蓼花洲閑錄》亦載此事。與葉夢得幾乎同時，蔡京的兒子蔡絛，在《鐵圍山叢談》卷四中杜撰了“風雨送宰相”的故事：

長安西去蜀道有梓潼神祠者，素號異甚。士大夫過之，得風雨送必至宰相；進士過之，得風雨則必殿魁；自古傳無一失者。有王提刑者過焉，適大風雨，王心因自負，然獨不驗。時介甫（王安石）丞相年八九歲矣，侍其父行，後乃知風雨送甫也。魯公（蔡京）帥成都，一日召還，遇大風雨，平地水幾二十寸，遂位極人臣。何文縝丞相，政和初與計偕，亦得風雨送，仍見夢曰：“汝實殿魁，聖策所問，道也。”文縝抵闕下，適得太上注《道德經》，因日夜窮治。及試策目，果問道，而何為殿魁。

[10] 明曹安《謫言長語》。

[11] 元趙文《青山集》卷四《文昌閣記》。

隨著這類故事的傳播和影響，梓潼文昌帝君主司桂籍的信仰得到進一步強化，各種筆記小說、稗官野史，如洪邁《夷堅志》、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等紛紛著錄靈應故事，不斷渲染而層出不窮。陸氏《筆記》卷二云：

李知幾少時，祈夢於梓潼神。是夕，夢至成都天寧觀，有道士指織女支機石曰：“以是為名字，則及第矣。”李遂改名石，字知幾。是舉過省。

在眾多的靈應故事的流播渲染之下，文昌帝君更是聲名鵲起，因此清趙翼《陔餘叢考》卷三十五《文昌神》云：“然則張惡子之顯靈於科目，蓋自宋始，亦自宋之蜀地始。”這個說法，應該是可信的。此後，就連官修正史亦不能免俗，也加入這類靈應故事。如《元史·呂思誠傳》：

母馮氏，夢一丈夫烏巾白襖衫紅鞋束帶，趨而揖曰：“我文昌星也。”及寤，思誠生，目有神光，見者異之。及長，從蕭梲學治經。已而入國子學為陪堂生，試國子伴讀，中其選，擢泰定元年進士第。

迨至明清，載籍所記靈應故事更為繁夥。明葉子奇《草木子》卷四上《談藪篇》：

真西山未第時，將會試於行在。道吾恬，約友人鄭達道同祈夢於梓潼廟下，入謁於神，遂擊其鼓，題詩於上曰：“大叩則大應，小叩則小鳴。我來一叩動天地，四海五湖聞其聲。”是夜得吉夢，其年果中。

梓潼文昌帝君不但主司桂籍，也主司爵祿，示人宦途窮通。如清蒲松齡《聊齋志異》卷七《梓潼令》：

常進士大忠，太原人。候選在都。前一夜夢文昌投刺，拔簽得梓潼令，奇之。後丁艱歸，服闋候補，又夢如前。默思豈復任梓潼乎？已而果然。

清鈕琇《觚剩》卷七《粵觚上·天涯亭》：

番禺黎方潞，字台引，甲午省試，謁文昌於桂香宮而占焉，得“蕭然流落在天涯”之句，意甚快悒。及榜發有名，竊謂神語無驗。比下第歸，道經山東，行李悉為賊掠，蕭然一身。又十餘年，得廉州府欽州學正，入境仰首，忽見天涯亭，暗憶前占，始信數皆預定，而中心益懷隱憂。未幾，尚藩謀叛，以從逆失職，流落而終。

從以上所列故事來看，梓潼文昌帝君這類靈應故事，實際上就是《春秋元命包》“貴相理文緒，司祿賞功進士”的敷衍鋪陳，由抽象而具體，從單薄到豐滿，完成了從自然星辰崇拜到民間信仰大神的演化過程。

四、懲惡勸善與昌明孝道

由於梓潼神本張惡子，仕晉“戰沒為神”，佑助姚萇踐祚或伐蜀，迎唐玄、僖二帝入蜀，均涉戰事，其戰神與蜀守護神的角色，在唐宋以降同樣得到進一步強化。宋曾鞏《隆平集》卷三《祠祭》云：

咸平四年，封劔州梓潼神順濟王為英顯王。王張亞子也，生越嶺，仕晉戰歿。《郡國志》云：……神敕左右授以一杖曰：“有兵革事，所指如意。”萇得之，戰無不克。唐明皇入蜀，神迎於萬里橋；僖宗播遷，亦有冥助，故封爵順濟王。咸平三年，蜀寇王均叛，有登城指賊大呼曰：“梓潼神遣我來！九月二十日，城陷矣。”賊射之，不見。及期果驗。帥臣以聞，故改是封焉。

此亦見於《宋會要》所載，略謂：“隆慶府靈應廟，梓潼縣七曲山張惡子祠。真宗咸平三年益州戍卒嬰城爲亂，王師討之。忽有人登梯，衝指賊大呼曰：‘梓潼神遣我來！九月二十日城陷，爾輩悉當夷戮。’賊衆射之，倏忽不見。果及期而克。州以狀聞，四年七月，命追封英顯王，仍立碑紀其事。廟在梓潼縣，即梓潼神。”宋岳珂《程史》卷三《梓潼神應》，亦載叛賊家雖素事梓潼神，但神並不庇佑：

逆曦將叛前事之數月，神思昏擾，夜數躍起，寢中叱咤四顧，或終夕不得寢，意頗悔，欲但已。其弟覲力懲息之，曰：“是謂騎虎，顧可中道下耶？”曦家素事梓潼，自玠、璘以來，事必禱，有驗，乃齋而請。是夕，夢神坐堂上，已被赭玉謁焉。因告以逆，且祈卜年之脩永。神不答，第曰：“蜀土已悉付安丙矣。”既寐大喜，謂事必遂。時安以隨軍漕在魚關驛，召以歸，命以援立。安願逆謀堅決，觸之且俱靡，惟徐圖可以得志，不得已諾之。猶辭相印，遂以丞相長史權知都省事授之，居踰月而成獲嘉之績。梓潼在蜀，著應特異。紹興壬子，瀘人殺帥張孝芳，蓋嘗正晝見於閱武堂，逆黨恇潰，以迄天誅。相安之夢，得之蜀士；瀘之變，在京魏公鏜帥蜀時，慶元己未，余在中都，親聞之。其他蓋不可縷數云。

清王之春《椒生隨筆》卷六《示逆靈兆》：

闖賊入京，射大清門不中，因以喪氣。白蓮教首冉天元入梓潼時，往文昌廟求籤，有“一人入都”之語。未幾，爲德參贊（楞泰）所擒，囚送成都。擒逆張總愚由晉北犯順，號於衆曰：“戊辰正月初五日破京城，御太極殿受賀。”初五日至保定境，詢地名，土人以“大級店”對，語音似太極殿，賊嗒然，乃不克振。示兆靈驗，一若有意爲之者。

文昌帝君作爲地方守護神，庇佑一方生靈。如清彭遵泗《蜀碧》卷三云：

獻（張獻忠）初過梓潼，夜夢人以宗弟紅東來謁，誠以勿殺邑民。晨起語人，曰：“此文昌帝君也，神姓張。”獻云：“咱一家兄弟人，何忍殺之。”梓潼得全。

梓潼文昌帝君賞善罰惡，與主司桂籍一樣，突破了地方神的限制，成爲全國信奉的大神，對於廉政愛民、勞瘁成疾的官吏予暗中庇蔭。明朱國禎《湧幢小品》卷十九《王春元》：

王命，河間饒陽人。滹沱大溢，水及城，不浸者數版。有婦人呼於市曰：“必王春元祭之。”時饒有兩王春元，問主名，指曰：“君也。”殺牲爲文，登城望祭，祭畢而水落，迄不爲災，或問以故，婦曰：“渠，東斗星也！”翌日復問，其婦懵然，不復憶矣。人咸異之。後爲鳳翔知縣，潔己愛民。秋禾正茂，忽有蟲如蠶而微小，色正黑，緣苗食之，遍西境皆然。百姓奔告，即爲文，率衆禱於神。詰朝，而蟲迹如掃，竟亦莫知所往。士民爲圖頌之。嘗以治邑，勞瘁成危病，醫藥罔效。夜夢梓潼神告之曰：“服補心丹乃愈。”覺以語醫，醫言非對症藥，已之。既復夢如前，即和而服之，遂愈。

民間有敬惜字紙的風俗，實際上反映了平民百姓對文化知識的崇敬，亦予以褒獎。明郎瑛《七修類稿》卷四十九《奇譚類·王沂公生》：

《文昌化書》後載《梓潼神降筆勸敬字紙文》，又曰：宋王沂公之父，見字紙遺墜，必掇拾以香湯洗燒之。一夕，夢宣聖拍其背曰：“汝何以重吾字紙之勤也？恨汝老矣，無可成就。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，顯大門戶。”未幾，果生一男，遂命名曾，後果狀元及第。

清梁恭辰《北東園筆錄初編》卷一《彭莊二家惜字》：

余以公車抵京，始屢晤彭詠莪（蘊章）。蓋詠莪與吉甫伯兄爲至交，故與余兄弟皆契

好。稔知其累世科第，甲於吳中，間詢其家門鼎盛之由，詠莪曰：“吾蘇彭氏與武進莊姓，世皆稱為積善之家。雍正丁未科，余曾祖芝庭公（諱啟豐）與武進莊公名（柱）者同榜。莊母太夫人夢三神人議是科鼎甲，一神曰：‘論先世陰德，莊與彭相埒，惟本人惜字一節，莊不及彭。’一神曰：‘果爾，即改彭為第一可矣。’及臚唱後，始知莊本擬元，乃芝庭公則以第十卷改為第一。此事當時熟在人口，莊因此益專意惜字。後兩子俱中鼎甲，長為方耕侍郎（存與），乾隆乙酉榜眼，次為本醇學士（培因），甲戌狀元，此余兩家惜字之報可據者如是。”

甚至對珍惜糧食的德行也予獎勉，不欲人暴殄。明陸燾《庚巳編》卷三《梓潼神》：

陳僖敏公鑑父孟玉，為人願慤，鄉間稱善士。嘗出行登廁，見鍋底飯一塊在廁旁，拾取於水中滌而食之，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。是夜，夢神人告之曰：“翁好善如此，當獲福報。吾梓潼神也，將降生以大而門。吾在胥門線香橋人家樓上，其家不知奉事，翁今速往迎歸爾。”既覺，語其妻，則妻夢亦如之。即訪至其家，主婦出，延之登樓，壁掛神像塵埃脫落，因乞以歸，加裝飾，奉事甚虔。未幾有妊，生僖敏，仕至太子太保、左都御史，累贈翁如其官，母為一品夫人云。

賞善與罰惡，相輔而行，非賞善不勸，非罰惡不懲，善惡分明而民德歸厚，是傳統價值觀和道德觀的體現。清錢泳《履園叢話》十七《報應·孽報》：

蜀中有一無賴子，夏日大醉，裸體仰卧文昌殿前。道士勸之，反被辱詈，道士畏而避之，無賴猶訕謗不已，且對神像遺溺。忽風雷大作，霹靂一聲，削柱木一片，鋒銳如刃，適破其腹，劃然中開，腸流滿地。更有奇者，神前布幡、器具、柱木皆為雷火所燒，惟兩柱上所掛金字長聯，雷火燒處，逐字跳過，無一筆燒壞者。時吳門周勛齋太守適官敘永廳，親自往驗，目擊其事。

如果說上事僅是對文昌帝君大不敬的懲罰，是神報私仇，那麼下面一個故事則是誠殺生靈了。清王士禛《池北偶談》卷二十四《談異五·文昌閣鶴》：

濟南府學文昌閣，有二鶴巢其上。一日翔西郊，為一軍士射中其脛。此鶴每帶箭出入，人皆見之。偶中丞閱軍，將士皆集轅門，此軍方負牆立，鶴忽飛翔其上，矢墜焉。軍士異而取之，俄覺耳中癢不可忍，試以箭鏃搔之，牆忽壓焉。鏃深入不可出。軍士歎曰：此鶴報怨也，吾其死矣。數日果死。

口舌妄語，雖不至罪不容誅，但污人清白也是一種罪過，文昌帝君也予以儆戒。清梁恭辰《北東園筆錄三編》卷三《污蔑人》：

長洲蔣鏡齋（溶）茂才，日講性理，侃侃徑徑，無一語與人阿合。其書齋臨河，因鄰有少女隔水而居，欲避嫌疑，齋窗終歲扃閉，雖炎歎鬱蒸，終不啟。有同學彈破其紙，將窺之，即赤頰訶斥。年二十餘病死。先是，郡之武廟文昌閣結有惜字社，諸士子捐資雇夫四處收拾字紙，每月朔，司事者彙焚之，士子畢集拈香，亦借以會友，或出近作文互相就正。鏡齋每至，眾以其迂，恒鮮問答。有龔浩庭者，尤不以鏡齋為然，恒輕侮之。鏡齋忿懣，期期艾艾，不吐一詞相報，眾為之譁然笑解。鏡齋既死，有友在社，語及鏡齋為人雖迂闊不合時宜，亦自不為惡，使人盡如此，幽冥當可不設地獄。浩庭曰：“無間地獄正為此輩而設，彼對河鄰有少女，終歲閉窗，豈自製其邪萌哉？安知非其私偶而吝與同儕見

耳？”將再有語，忽面色如土，向空鞠躬屈膝，喃喃引咎，惘惘如癡。吳俗：人言或遇祟，批其頰可以蘇醒，衆競批之，兩顴紅腫，良久始定。告人曰：“忽見鏡蔭齋謂我誣其私鄰女，力曳去投質文帝，余再四引咎，幸渠即釋手，若被曳去，性命休矣。”

至於作惡之人，雖或一時得逞，但最終難逃恢恢法網。清袁枚《子不語》卷十七《虎銜文昌頭》：

陝西興安州民某六月娶妻，天大暑，路遠，新婦以紅巾裹首，不勝悶熱，暴死車中。其父母悲甚，買棺殮之。不便仍舁至家，乃厝之城外古廟後。棺不甚堅厚，會大雨，涼氣浸入棺中，女復活，哼嚀有聲。廟中僧師徒二人聞而視之，啟其棺，嫣然美婦也。扶起，以湯藥灌蘇，抱女入寺。其徒思獨佔此女，囑師買酒，飲半醉，持斧斫殺之，即以女棺盛其師屍置廟後，而負女逃居別村文昌祠，蓄髮爲伙居道士。逾年，夜，忽有虎跳入祠中，將所塑文昌帝君頭銜去，而遺下乳虎三隻。村鄰喧傳，爭來看虎，女之父母亦至。突見其女，以爲鬼也，抱哭良久。女不能隱，具陳始末，且告以佔妻殺僧事。其父母控官，訊鞫得實，掘驗僧屍，置其徒於法，女交父母領歸。

文昌帝君既主司桂籍，同樣賞罰分明，應試舉子若有操行懿德，亦予以褒獎，或提前大魁，或格外擢拔；或暗室虧心，或行止有玷，彰彰丕顯，愆尤規過，以示懲戒，以澄明學風。清梁恭辰《北東園筆錄續編》卷六《貧士收棄女》：

四明袁道濟，家貧乏貲，不赴秋闈。七月望前，猶在家。有戚友贈以三金，勸之往，乃行。路遇一棄嬰，莫肯收養，啼饑垂斃。袁惻然，即以三金託豆腐店夫婦善撫之。至省，同鄉友憎其貧，不納。獨舊識一僧，勉強留之。僧夜夢各府城隍齊集，以鄉試冊呈文昌帝君，內有被黜者，尚須查補。寧波城隍稟曰：“袁生救人心切是可中。”帝君命召至，見其寒陋，曰：“此子貌寢奈何？”城隍稟曰：“易耳，可以判官鬚貸之。”僧寤，駭甚。次早，正欲告袁，及相晤，見其向本無鬚，一夕間忽兩腮萌動，笑吃吃不止。袁問故，僧具言之，與袁所夢合，互相驚歎。後榜發，果中式。

清徐錫齡等《熙朝新語》卷十一：

嘉定秦簪園大成，乾隆己卯舉於鄉。斷弦續娶，婚夕，新婦悲啼不止。問之，曰：“妾幼許鄰村李氏子，父母嫌貧，逼休改嫁。竊念身更二姓，名節有乖，是以痛耳。”秦聞之悚然曰：“何不早言，幾成吾過。”乃趨避外舍。命僕召李，李至，語之故。且曰：“今夕良辰，可於敝廬合卺，所有奩資舉以相贈。”李感激涕零，莫知所對。三朝後，夫婦叩謝而去。癸未會試，秦中第三名。殿試前，夢至文昌宮，適關帝至，問今歲狀元何人，文昌以某對，忽見一婦人跪帝前云：“某爲我夫弟，夫死後某凌虐備至，憂鬱致死。”文昌曰：“此人短行，安可大魁？爲期已近，誰可易者。”命吏查後科狀元何人。吏捧冊呈閱，文昌曰：“秦大成本以孝行，該中丙戌狀元。查伊又有還妻一事，擢早三年亦爲允協。”帝曰：“然”。秦遂寤。是科竟大魁天下。

清袁枚《續子不語》卷三《奪狀元須損壽》：

康熙癸未，江南士子赴都會試。某解元負才傲物，陵轍同輩。每曰：“今歲狀元，捨我其誰！”同輩不堪其侮。既至京師，試期且近，同舍生夜夢文昌帝君升殿臚傳，及唱名，則某果狀元也，同舍生意竊不平。未幾，有女子披髮呼冤曰：“某行止有虧，不可冠多士，須另換一人。”帝君有難色，顧朱衣神問之。朱衣神曰：“萬曆間亦有此事，以下科狀元移

置上科。其人早中三年，減壽六歲，此例今可照也。”遂重唱名，狀元爲王式丹。旦起，某大言如常，同舍生告之以夢。某失色曰：“此冤孽難逃。”匪特不思作狀元，並不復應試矣。亟束裝歸，半途而卒。是科狀元果王式丹也，壽六十。

若祖輩修福積德，子孫獲報，以旌善行，以勸人虔心向善。清錢泳《履園叢話》十五《鬼神·三善》：

吳門顧杏川太史元愷，於嘉慶十八年秋從金陵鄉試歸，過京口，偶感冒，寒熱大作。忽作囁語，云有北固山神偕鎮江府城隍、丹徒縣城隍俱來迎，且賀曰：“君今科必魁榜，君祖父有三善，上帝皆紀錄之矣。”顧不信，遂同往文昌宮查訪云云。及歸家，病旋愈，是科果中式。

梓潼神張惡子，本報母仇而徙居七曲山，其孝可洞見矣。即使無行之人，其祿爵褫奪殆盡，念其尚有一點孝心，亦屬可嘉，姑予一解功名。袁枚《子不語》卷二十一《福建解元》：

袁文達公殿典試福建，心奇解元之文，榜發後，亟欲一見。晝坐公廡，聞門外喧嚷聲，問之，則解元公與公家人爲門包角口。公心薄之，而疑其貧，禁止家人索詐，立刻傳見。其人面目語言，皆粗鄙無可取。心悶悶，因告方伯某，悔取士之失。方伯云：“公不言，某不敢說。放榜前一日，某夢文昌、關帝與孔夫子同坐，朱衣者持《福建題名錄》來，關帝感額云：‘此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，何以作解頭？’文昌云：‘渠官階甚大，因無行，已削盡矣。然渠好勇喜鬪，一聞母喝即止，念此尚屬孝心，姑予一解，不久當令歸土矣。’關帝尚怒，而孔子無言，此亦奇事。”未幾某亡。

至於各爲其主而宿世冤仇難解，帝君亦有心偏袒，頗具世俗人情味。《子不語》卷四《呂蒙塗臉》：

湖北秀才鍾某，唐太史赤子之表戚也。將赴秋試，夢文昌神召，跪殿下。不發一言，但呼之近前，取筆向硯上蘸極濃墨塗其臉幾滿。大驚而醒，慮有污卷之事，意忽忽不樂。隨入場，倦，在號簷中假寐。見有偉丈夫掀其號簾，長髯綠袍，乃關帝也。罵曰：“呂蒙老賊！你道塗抹面臉，我便不認得你麼！”言畢不見，鍾方悟前生是呂蒙，心甚惶悚。是年，獲雋。後十年，選山西解梁知縣。到任三日，往謁武廟，一拜不起。家人視之，業已死矣。

有關梓潼文昌帝君主司桂籍，賞功進士，懲惡勸善的靈應故事還有許多，難以在此一一贅述。這也充分說明，文昌信仰在民俗文化中的久遠影響和根深柢固，清林中麟《修建文昌祠碑記》對此有一番精闢的見解：

忠孝者，天地之常經，忠孝大義，湮沒不彰，世運爲之否塞。如作忠作孝，俾此義煥然，昭垂亘古。今際六合，貫徹人心，爭光日月，天下文明，莫大乎是。梓潼報母之仇則孝，仕而戰沒則忠。忠孝彰彰，在人耳目，橫天塞地，萬載不磨。天下後世，曉然知有忠孝，不至晦盲錮蔽，皆有以倡明之。夫是即以梓潼神上應文昌，固無不可，稟煌煌大義，知在天列星。所以主將相祿命者，無非經緯綱紀，光照人極，則知梓潼之於文昌，是二是一，分之則可分，亦合之而可合也。

蔣宗福(1957—)，男，四川梓潼人，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專職研究員，“985工程”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創新基地、文學院教授，四川省學術與技術頭人，博士生導師。